

# 共生虫

村上龙

目村上龙  
竺家荣 译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共生虫

巨村上龙 著

竺家荣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生虫 / (日) 村上龙著; 竺家荣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339-3571-9

I ①共… II ①村… ②竺… III.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6229 号

KYOSEI-CHU

by MURAKAMI Ryu

Copyright © 2000 MURAKAMI Ry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URAKAMI Ryu,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1-173 号

## 共生虫

作者: [日] 村上龙

译者: 竺家荣

责任编辑: 曹洁 颜颖颖

封面设计: 金泉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http://www.zjwycbs.cn)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36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339-3571-9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 目 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22
第三章 .....	44
第四章 .....	63
第五章 .....	81
第六章 .....	101
第七章 .....	119
第八章 .....	137
第九章 .....	154
第十章 .....	167
第十一章 .....	180
第十二章 .....	193
第十三章 .....	207
终 章 .....	223
后 记 .....	235

## 第一章

上原心里藏着个秘密。

由于上初一的时候，上原去精神科看病时受到了医生的嘲笑，所以，从那以后，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他觉得，这件事是绝对不能跟父母说的。上原出生在东京与埼玉县交界的一个中等城市，从小在那里长大。家里有父母兄妹五人，都是非常平凡的人。

父亲在市里一家比较大的建筑公司里从事会计工作，母亲是个喜欢俳句的极普通的女人。长他两岁的哥哥凭着棒球打得好，上了埼玉县一所以棒球闻名的高中，虽说从高二开始，哥哥就一直是棒球队里的游击手，可最终也没能闯入甲子园<sup>①</sup>。后来去了个狗屎一样的大学，毕业后靠着父亲的关系进了市政府，在市政府的球队里还继续打棒球。小他四岁的妹妹在上短期大学，但上原一直猜想妹妹多半还是个处女。妹妹的长相和身材都普普通通，穿着也不新潮，而且邋里邋遢的，属

---

<sup>①</sup> 甲子园是日本高中棒球联赛的俗称，是日本高中棒球队最辉煌的一个向往。

于典型的对异性不上心的女孩子。

初二时,上原就拒绝去上学了,母亲带着他去了好几家有精神科的医院,最后上原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租住一间公寓,闭门不出了。父母亲似乎已经放弃了他。哥哥最后一次来时,对他说:“我就当没你这个弟弟了。”妹妹虽偶尔来看他,但上原从不跟她说话,所以她每次都是把披萨、蛋糕统统塞进冰箱,转身就走。父亲这两年间一面都没露过。母亲每周送一次吃的东西过来,为儿子洗洗衣服,然后给哑巴一样一声不吭的上原讲讲宗教故事或书里看来的什么故事,然后回家。

母亲和妹妹近来都不叫上原的名字了。对上原来说,虽然父母给他取了名字,但自从不去上学后,他就随意地丢弃了这个名字。即使有人叫他的名字,他也没有什么反应,这是自闭症的最初征兆。那一阵子的情况,上原已经不太记得了。由于他想要把自己长到中学为止的记忆逐渐忘掉,再加上医生开的抗抑郁药的副作用,最近他的脑瓜子总是迷迷糊糊的,基本记不住东西了。

大约三个星期前,上原对电脑产生了兴趣,可把母亲给高兴坏了,立刻给他买了一台普及型笔记本电脑,还嘱咐他别告诉父亲。上原请专业人员安装了网线,还注册了个邮箱。

上原忽然心血来潮想上网,是因为对一个叫坂上良子的电视新闻主持人产生了兴趣。他在一本杂志中得知坂上良子开了个人网页,坂上良子还说,给她发邮件的话,她是一定会回信的。

刚开始不去上学的时候,上原基本上每天都沉迷于电子游

戏。没过多久,就开始去看精神科医生了,被诊断为抑郁症并开了药之后,上原觉得一边看着电视屏幕,一边一刻不停地摁键太累人,就不再玩网络游戏了。突然不想去学校上课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旦停止做某一件事后,他便感到纳闷,自己之前为何一直在做那件事。

上原对于坂上良子的大名,其实是最近才知道的——是在一次看电视时偶然发现的。因药物的作用,上原拖着沉重的身子去洗了澡,正擦身子时,看见电视里一个女人在主持节目。“她叫坂上良子。”母亲告诉他。于是上原知道了她的名字。见儿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电视画面,母亲就问:“你喜欢她?”上原点了点头,于是,一周后母亲就给他买来了坂上良子写的书和刊登着她的访谈的周刊。坂上良子的书尽管字很大,可全都是外国的事,上原丝毫提不起兴趣,也不可能去读它。

坂上良子的主页跟其他人的主页一样,主要是她的个人日记,以及没有设置权限的论坛。在这个论坛上,网友们就像深谙国际问题和尖端科技的名嘴似的,有关中东局势、东南亚的金融动荡、爱尔兰问题、遗传基因的治疗与操控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等等,都是探讨的内容。坂上良子还在主页上公开了自己的邮箱,但是上原觉得那邮箱只是用来和大家交流的,她应该还有自己的私人邮箱。公开的邮箱会收到大量的粉丝来信,她本人不可能一一回复。运气好的话,大概会收到“谢谢来信,还请多多支持”这样的回复吧。不过,对于收到这样千篇一律的回复,上原觉得没什么意义。他想要对坂上良子倾诉的,是跟自己心里埋藏的那个秘密有关的内容,即便给她那个公开邮

箱发邮件,也可能石沉大海的。

上原之所以会对坂上良子感兴趣,不只是因为她那副吊眼梢的冰山美人的脸蛋儿,也不是因为她那身招牌式的大红套装。说不上为什么,上原从小就对吊眼梢、高鼻梁、尖下巴的酷面女郎很着迷。大概因为母亲恰恰相反,长得温柔而慈祥的缘故吧。自打闭门不出之后,一般情况下上原很难产生性欲了。哪怕是在午夜剧场或杂志上看到女人的裸体,尽管知道是女人的裸体,可为什么女人要那么裸着,他就想明白了。他这种状态,大概是医院开的四种药的副作用导致的。据眼下常去的这家医院的医生说,如果除了家人以外不和任何人见面、说话,那么,不仅仅是性欲,就连食欲等等欲望也会随之逐渐丧失的。尽管如此,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就像小小孩会从睡梦中突然惊醒过来,号啕大哭一样,有时上原会没来由地性欲大发。这和他在杂志和电视上看到的裸女视觉映像并没有关系,倒好像跟睡眠有关。从浅睡中突然醒来的瞬间,或者安眠药过了药劲的时候,他就会感觉房间的空气仿佛出现了裂缝,从裂缝里会蹦出什么来似的,全身被性欲烧灼着。有时候,由于实在控制不了自己,还会出现头晕的症状。但这种感觉到底算不算是性欲,上原自己也说不清楚。他觉得罪魁祸首一定是那个对谁都不曾提起过的秘密。每当这种时候,他就会不顾一旁的母亲,疯狂地手淫起来,恨不得撕裂包裹着性器的每一寸皮肤似的。起初,母亲总是边哭泣边打他,但是最近,母亲却像观察珍奇动物生态的学者那样,默默地袖手旁观了。不管怎么说,这种偶尔突发的性欲和坂上良子并没有关系。



上原之所以会对坂上良子感兴趣,是因为她关于病原性大肠杆菌的一小段评论。坂上良子在一篇新闻评论里说,不管是寄生虫、细菌还是病毒,都在我们人类知识无法企及的地方进化着。在韩国,几乎不报道因病原性大肠杆菌引发的疾病。因此,可以说今后,不,应该说现在,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病原性微生物都不奇怪。

我现在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这八年来,几乎没有和别人说过话。我想大家对这类封闭自己的人一定知之甚少,我对其他自闭的人也是一无所知。自闭的人大概是因为对那些同是自闭的人一点兴趣也没有,对那些不自闭的人也不感兴趣,所以才变得自闭起来的吧。不过,如果有人对自闭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给他提供些帮助。也就是说,谈谈我自己的情况也可以,但是最好对方是个女的。因为本人不是同性恋,所以,觉得男人有点可怕。如果能收到坂上良子女士的邮件,那就太荣幸了。当然了,本人不敢痴心妄想,厚颜无耻的事情我是做不出来的。所以,才冒昧地给您写了这封信。

上原打算把写给坂上良子的留言,先写在文档里。由于不熟悉键盘,写这么一段话就花了近三个小时,虽然因抗抑郁药的关系,头开始痛起来,可上原还是坚持以“不上学的孩子”的网名,发表了这篇留言。由于不知道会收到什么样的回应,所以上原并没有写上自己的邮箱地址。点击“发表”的时候,上原

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偏头痛疼得厉害。这使他想起了刚开始不上学那会儿的乏力感和痛苦。当时感受到的那种痛苦又复苏了。空气仿佛变成了一堵扎满了针尖的墙壁，手腕只要稍稍抬高，全身就会被疼痛、眩晕和恐怖穿透。但是，这个留言必须发送出去，上原想。因为他觉得，坂上良子有可能会理解自己那个秘密，也会理解那些虫子的。

上原一边忍着偏头痛，一边确认自己的那段留言已经发到坂上良子主页的论坛上了。上原心想，这种交流渠道简直是太妙不可言了。自己不用露面，也看不到对方的样子。即使他告诉别人，我不去上学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受不了班主任头上的发胶味儿，也没有人会相信的。不知道她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发胶，就跟堆满烂橘子的仓库里的气味似的，她完全想不到会有人受不了这股味儿，总是无所顾忌地靠近上原，和他说这说那的。清晨醒来，一想到又要闻到那股令人作呕的味儿，上原就感到浑身无力，从头到脚没有不疼的地方。网上的论坛自然不会有味道，因为是机器打出来的文字，大家都是一样的字，既听不到对方的声音，也用不着让对方听到自己的声音。既不用表明自己是什么人，也不会知道对方是谁。然而，却可以发表自己的想法、意见或留言。

上原的留言一直被漠视，直到三天后，才有了一条题为“宅在家里就是犯罪”的回应。

我的朋友中也有人宅在家里，看来这样的人还不少啊。我一直认为自杀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罪过，其实，宅

的性质说不定比自杀更恶劣吧。一直在这个论坛上成为话题的,伊拉克核查问题也好,有关脑死亡的器官移植也罢,这些不都是人类、国家、民族为生存下去而考虑的基本问题吗?可是,宅算是什么问题呢?我知道你们这种人很辛苦。我也很辛苦啊。但辛苦与辛苦的本质是有所不同的。宅这种事和那些因美军的轰炸袭击而整日惶恐不安的人们,或者家里有植物人的人们的辛苦,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你想跟别人倾诉宅的苦恼吗?那么,我给你个建议吧,你现在马上出门,去外边交个朋友,然后向他倾诉一番,怎么样?

这是一个网名叫做 RNA 的人写来的。虽说受到了奚落,但上原并不觉得反感。RNA 的邮箱地址在论坛上公开的,上原决定回复他。这位 RNA 没准知道有关坂上良子的情况呢。可是一旦面对键盘,剧烈的偏头痛又一次来袭。每当偏头痛发作的时候,上原都会想,疼痛这种感觉会不会具有物理形状呢?在自己与键盘和新输入的内容之间,仿佛有什么锯齿状的障碍物似的。那个障碍物犹如海葵或是水母一般蠕动着,在上原的身体里刺来刺去,于是被刺的部位又会出现新一轮的疼痛。即便如此,上原还是用食指一下下地敲击着键盘,输入文字。

RNA 先生,你好!我是那个不去上学的少年。感谢你对我在论坛上发表的留言给予回复。我是坂上小姐的,怎么说好呢,是她的粉丝吧。我想 RNA 先生大概也和我一

样吧。有件事,我无论如何想要请教坂上小姐,但不知是否可以往她的主页上的邮箱里发邮件?虽说我知道这样问你很冒昧,但是这件事与我宅在家里有着重要的关联,我是真的想要请教坂上小姐一些事情。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给我些建议。拜托了!

两天后,上原收到了 RNA 的回信。按说这是值得纪念的第一封邮件,但邮件的部分内容上原不能够完全理解。

Uehara wrote:

>感谢你的回信。

>有件事,我无论如何想要请教坂上小姐。

>但不知是否可以往她的主页上的邮箱里发邮件?

发邮件应该没有问题,但是那个论坛有几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不允许对坂上小姐发表攻击性的言论。我这么说,可能有人会误解,但是以前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中伤性论战。想必你也知道,坂上小姐所处的立场很敏感,也就是说,她常常会受到周刊杂志或右倾的保守杂志的攻击,比如“身力主持人,立场偏左了些”或者“言论太过随意吧”等等。

由于日本媒体还不具有成熟的批判精神,他们对坂上小姐的攻击常常是以暴露她的隐私的方式进行的。比如情人怎么样啦,和谁在酒吧约会啦之类无聊的八卦。敌视坂上小姐的媒体也会紧盯着这些主页,企图抓住点什么

把柄来攻击她。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人就会关闭网页的，但坂上小姐是那种决不屈服于这种蛮不讲理的攻击的人。正因为如此，我们都发自内心地尊敬坂上小姐，这一点你也必须明白。我们手里已经有了你的邮箱地址。我们的朋友中也有程序设计师，以及专门搞软件开发和网络安全的，其中也有黑客出身的哥儿们。所以，从你的邮址里，弄到你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情况易如反掌。这可不是吓唬你，是真的。你不要认为这很潮。我们也经历了多次挫折，但为了保护坂上小姐，只有这个方法可行。不过，你发给坂上小姐的邮件我们并没有检查。这种网上绝对禁止的事，我们是不会干的。只是，如果你攻击坂上小姐的话，我们是决不会答应的。

看着 RNA 的回复，上原有些害怕。感觉自己被谁监视着似的，身体抖了好一会儿。上原打算近一段时间里，暂时不上网了。

RNA 回复的第二天，妈妈来了。她告诉儿子“下个星期你必须去看医生”。上原是决不会回答她的。像往常一样，妈妈把他赶到门外，开始打扫屋子。上原住的灰泥外墙的公寓沿小河而建，一出门，便是一小片玉米地和一家二手车店。远处山上的红叶已经红了，上原却没有心情欣赏。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坂上良子对病原微生物真的很有研究吗？

我是前几天在论坛上留言的人。我知道坂上小姐是个大忙人，一定没有工夫看这一类留言，但我还是把自己

的经历如实地写了下来。我现在一直宅在家里。除了妈妈、妹妹和精神科医生外，我谁都不想见，而且和这三个人也是零交流。今天之所以决定给你发这封邮件，是因为我想把一直憋在心里的一个秘密告诉坂上小姐。除了第一次看病的那个精神科医生外，这个秘密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可是那个医生只是笑了笑，告诉我不要去想这些事。坂上小姐见过人死的过程吗？不是快死的人，也不是已经死了的人，而是在你眼前死去的人，您见过吗？我见过一次，因为太可怕了，想要忘掉，可就是忘不了。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爷爷死了，是因为癌症。爷爷住院后，还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才听人说，人的年纪大了，癌细胞也跟着老了，所以扩散得也就慢了，我也不知道这种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很喜欢爷爷。由于祖母在我出生之前就死了，所以，我只有爷爷。爷爷常带我去钓鱼，我家离海很远，只能在河里钓鱼。我和爷爷经常去多摩川上游或水库那儿钓鱼。那时候钓的都是些鲑鱼和香鱼。我还记得蒲公英随风飞舞的情景。所以，我虽然不是很喜欢花和植物，却单单喜欢蒲公英，多半是那个缘故吧。

爷爷临近死期的时候消瘦得很快。我几乎每天都去医院看他，所以知道爷爷一天天在瘦下去。在此之前，爷爷一直和其他普通病人一起住在大病房，但自从他迅速消瘦，鼻子和身上到处都插上了管子后，便转到了比较小一些的、只有三个病人的病房。

哥哥管那间三人病房叫做死屋。当然，这只是句玩笑

话,不过,哥哥这么说也不无道理。我每次走进那间病房,心脏都怦怦狂跳,简直快要爆炸了,那感觉仍记忆犹新。虽然没有人挑明,但那个房间明摆着就是为临近死期的老人准备的。大病房里,除了病人就是家属,由于基本都是癌症患者,所以一旦有人去世,气氛就会一下子变得很阴郁。扳上小姐一定了解这个情况吧,不光是癌症病人,那阴郁的气氛对其他患者也是十分不利的。相信自己一定会好起来的这种自信心对病人来说非常重要。曾经的邻床、经常一起聊天的人死了的话,就会破坏这种积极的心情。所以,不久于世的患者会被转移到特殊病房,爷爷也因此转移到那里去了。那间病房位于医院任院处的最里面。厚重的窗帘总是拉得严严实实,屋子里十分昏暗。一般来说,病房里应该是有明亮的地方,也有昏暗的地方,而那个房间却是例外,没有任何明暗的差异。大概是由于房间里除了三张病床、点滴支架、氧气瓶以及软管之外,什么也没有,才会有那样的感觉吧。那是一间没有影子的屋子,但我并不讨厌去那个房间。自从爷爷被转移到那里后,父母告诉我用不着每天都去探望了。爷爷已经陷入昏睡,不再说话,也再没有醒来过。但我仍旧每天去那个病房看他。我前面说了,去病房时会有那种心脏狂跳的感觉,但我还是很喜欢去那里。我还记得那条通向医院的路,离家和学校都很近,所以,尽管我还是个小学生,也能自己一个人走到医院去。跟护士们也混熟了,即使我一个人来,她们也让我进爷爷的病房。那是一家县立综合医

院，大厅里总是有很多看病的人。爷爷的病房在二楼，我从不搭电梯，每次都是走楼梯上去。从楼梯通道的窗户可以望见医院的内院，也可以俯瞰那些来医院的人们。人们看上去都很平静，虽显得有些不安，却不傲慢，也没人大声喧哗，大家都在努力寻求着帮助。我就这样走到了二楼。二楼有两间大病房和五六间小病房。我也喜欢从大病房门前走过。房间里虽说有大约十五个病人，但他们都在安静地聊天。每次经过大病房时，我都会觉得生病真是件好事。有的家属在为病人按摩背和腿；有人送来了花束，温和地对病人说着什么；还有人专注地凝视着病人睡觉的样子。整个病房都静静地流动着求生的渴望。一切都是那么温馨，那么平静。为了避免病人眼睛疲劳，病房里不允许看电视，病人或家属的说话声透过门缝传出来，听起来就像是收音机降低音量播放的音乐。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液和药水的气味，淡蓝色的地面和墙壁闪着刺眼的光。

沿着走廊一直走，拐个弯儿就能看到荧光指示牌，显示着绿色的紧急出口标志。它旁边就是爷爷的病房。我的心脏怦怦直跳，推开门走进去，除了三个骨瘦如柴的老人的呼吸声外，什么也听不到。在这间没有影子的病房里，三个老人并排沉着，搭在他们胸口上的薄毯子慢慢地微微起伏着，好像活着的不是老人，而是毛毯。爷爷睡在中间那张床上。三个老人都极其瘦弱，看上去像是同一个人。他们全都双眼紧闭，脸上又被横七竖八的管子遮挡着，很难辨别出谁是谁。房间的角落必定摆放着玻璃纸包



装的花束。我虽然是男儿，却很喜欢女儿节<sup>①</sup>，常常因此被家里人嘲笑。妹妹出生时，爷爷给她买了七层的女儿节偶人。从那时起，每逢女儿节，家人摆出这些偶人时，我都会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怎么也看不厌。女儿节偶人整齐地摆在那里，非常漂亮，也许因此我才喜欢上它们的。那个房间里的三个老人，也像偶人一样整齐地并排躺着。

虽然左边的太阳穴像烤红的石头或铁块那么烫，但上原还是继续给坂上良子写着邮件。上原一边用两手的食指在键盘上敲击着一边想，如果用水笔或者铅笔，恐怕就做不到了。他的指尖已经没有了知觉，意识也不清醒了，脑袋在屏幕前摇来晃去。为什么能坚持不懈地做这件事，上原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自从定期服用精神科医生开的药后，他常常有疲倦感和隐隐的疼痛感，渐渐变得无法持续做一件事情。因为他觉得自己每天都在昏昏沉沉中度过似的。

上原一边在脑海中描绘着爷爷病房里的情景，一边用食指敲着键盘。他先按下了H键，下一个是I，接下来是N，然后是A，之后依次输入N、I、N、G、Y、O、U，就这样一字一顿地打出了一串罗马字母，最后一敲空格键，屏幕上便出现“雏人形<sup>②</sup>”三个字。那感觉既像在玩组装模型，又像是在水田里插秧似

---

① 女儿节，又译为偶人节、桃花节。每年三月三日，有女孩子的家庭，这一天会摆上偶人、年糕等，祈祷女孩子健康成长。

② 女儿节人偶。日本模仿天皇、皇后装束的人偶及女儿节陈列的人偶的总称。